

金上海

(1905-1917)

讲述失意秀才弃文从商、**守护尊严、醒世独立**、成就一代商业巨子的英雄传奇
再现各方精英实业救亡、决战银业、建立商会、探求现代商业规则的跌宕进程

超级畅销书作家
寒川子 著

2

独立寒川上

春秋任剪裁

万千凡尘事

随心作安排



(1905-1917)

金上海

②

寒川子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上海. 卷二 / 寒川子著. —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
2018.6

(“智慧的游戏”系列作品)

ISBN 978-7-5702-0392-5

I. ①金… II. ①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82983号

金上海·卷二

寒川子 著

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总策划 |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

出品人 | 周劲翔 公孙无知

项目策划 | 寒川图书 容承和悦影视传媒

版权所有 | 寒川图书

项目统筹 | 赵晨阳

责任编辑 | 张维

装帧设计 | 郭璐

媒体运营 | 刘峥

助理编辑 | 赵晨阳

内文制作 | 张景莹

书名题写 | 张兼维

特约编辑 | 韩明辉

法律顾问 | 张艳萍

责任印制 | 张志杰 王会利

总发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 | 010-58678881

传真 | 010-58677346

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

邮编 | 100028

出版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|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

邮编 | 430070

印刷 | 天津盛辉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| 680毫米×990毫米 1/16

印张 | 21.25

版次 | 2018年6月第1版

印次 |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字数 | 327千字

印数 | 15000

定价 | 42.00元

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)



智慧的游戏书系

传统文化·现代表达

目 录
CONTENTS

第 17 章	挺举扬名上海滩	章虎算卦遇强梁	/ 001
第 18 章	鲁碧瑶恋父生怨	甫顺安妒兄励志	/ 027
第 19 章	江摆渡蓄意陷害	傅晓迪成心上位	/ 053
第 20 章	中国人有理难伸	伍挺举据理力争	/ 073
第 21 章	伍挺举节外生枝	总商会协力胜诉	/ 099
第 22 章	葛荔嫉妒洋小姐	陈炯杀回上海滩	/ 129
第 23 章	借华工广肇挑事	占鳌头四明谋对	/ 163
第 24 章	再选举粤商阴胜	贩美货麦基失手	/ 189
第 25 章	麦基绝境觅商机	挺举情陷风波里	/ 215
第 26 章	两兄弟同爱一女	甫跑街借诗乘龙	/ 247
第 27 章	橡皮股横空出世	痴情女因诗迷情	/ 275
第 28 章	橡皮股大闹上海	伍挺举一力质疑	/ 307

第 17 章

挺举扬名上海滩 章虎算卦遇强梁

自麦基洋行协理里查得踏进茂平谷行的门槛之后，葛荔悬着的心就算放下了。此后几日，葛荔完全释然，或如往常一样骑在茂平谷行外面的大树杈上，透过繁茂的枝叶盯牢门店，或乔装打扮，公然以男女老少各种样貌出入谷行，近距离地欣赏这个让她越来越动心的男人。

葛荔要亲眼观看伍挺举以怎样的凌厉和从容，从洋人身上赚取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。

然而，凭她多么聪慧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仍如此前一样，一而再地打破她的心理预期，既令她乍然惊奇，也让她兴奋不已。

大剧谢幕，在麦基、里查得站在缓缓离岸的货轮甲板上向送行的鲁俊逸、伍挺举一行频频挥别时，扮作男装戴着毡帽杂在送行队伍之中的葛荔似也志得意满，打了个转身，扬手招辆黄包车，径奔家中。

葛荔推开院门，走进中堂，见申老爷子、阿弥公、苍柱皆在堂中，呈“品”字形端坐。听到声响，三人尽皆动了下，但又迅即恢复原貌。

显然，他们人坐在这里，心并未入定。在这个时辰守在这个地方，且又加入柱叔，葛荔不用猜就晓得他们是在守候什么。她强力压抑住心中激动，故意不睬他们，装作若无其事地掀开门帘子，拐进自己闺房。

然而，出乎她意料的是，堂中仍是一片死寂，连出气声也没，整个房间，似乎只有她一人存在，也只有她一人在呼吸。

熬有几分钟，葛荔终究憋不住，咚咚咚地走出来，在堂中站定，重重

咳嗽一声：“老阿公，小荔子这把差事执行完了，也不奖赏一下！”

“你还没禀事呢，就要讨赏？”

“那……我这就禀了。”

“甬废话。”

“您老俩还有柱叔仁这可听好了，”葛荔装模作样地连清几下嗓门儿，“话说大清光绪三十五年丁巳月壬辰日卯时七……”

后面的“刻”字尚未说出，一迭声的“停停停”字从申老爷子口中迸出。

“嘻嘻，”葛荔凑过来，扳住申老爷子的脖颈，“您老不听禀报了？”

“扼要！”

“好好好，”葛荔撇下嘴，“小荔子这就扼要了！”又清下嗓子，“话说……不不不，小荔子这里简明扼要，您老仁听好！”走到堂中间，再清一下嗓子，像是个说书的，节奏极快，“话说姓伍的也真够傻哩，洋人开价是往上走，就像爬坡似的，每石大米从六块五一点儿一点儿涨到八块，该他开价了，倒是干脆利落，一出口就将米价从山顶打落到谷底，每石只要六块……”故意打住，斜眼看三人。

三人依旧闭目端坐，脸上并不见吃惊。

葛荔吸口长气：“米价直落两块，眨眼工夫，那傻子就让鲁老板少挣一十二万光洋，气得姓甫的嘴脸歪斜，在桌子底下狠踩傻子的脚丫子！那傻子视若不见，置若罔闻，继续与洋人讨价还价。照理说，米价这都讲死了，还讨啥还啥哩？嘿，谅你仁老古董再也猜不出的！那傻子在银子上犯迷糊，其他事体上却是较真，向洋人啪啪啪啪开出两大条件：一个是，印度卖粮必须低于市场两块洋细出售，因为这两块是茂平谷行送给印度人赈灾的，且这条款必须写进合同；另一个是，这合同必须有中文版本，若打官司，还得以中文版本为准！”

听到此处，申老爷子、阿弥公、苍柱皆是一震，各吸一口长气，再次屏住。

“嘿，”见到起反应了，葛荔显然得意，耸耸肩膀，“那姓甫的见他这般犯傻，一口气告到鲁老板那儿，鲁老板心疼银子，要他修改价细，折中为七块，那小子死活不依，被逼急了，当场拿出鲁老板写给他的特别授权书，把鲁老板噎得下不来台。那傻子前脚走出，姓甫的后脚追出来，要

他回去道歉，可那小子傻劲上来，死活不肯。嘿，就冲这点，小荔子真还服了！”

三人各自闭目，神闲气定，连气也不屏了，似是各自入定。

“咦？”葛荔白他们一眼，急了，“您老仁，讲话话呀，介要紧的事体，这这这……这却让小荔子唱独角戏！”

“小荔子呀，”申老爷子呵呵一乐，“这出戏唱完，你这差事也算是执行完了。”

“执行得好不？”

“马马虎虎。”

“嘻嘻，”葛荔又凑上来，一把搂住他脖子，“老阿公呀，小荔子执行出介好的差事，在这上海滩上，您老打灯笼怕也寻不到第二人哩。差事执行完了，总该给个赏吧！”

“小荔子呀，”申老爷子盯住她，“你真想讨赏？”

“理所应当！”

“这这这……”申老爷子在耳朵根上挠几下，“小荔子立下介大功劳，老阿公这该赏个啥物事呢？有了，小荔子，来！”

葛荔不无夸张地将耳朵贴近他的嘴皮子。

“就将那个傻小子赏你，成不？”申老爷子的声音轻得不能再轻。

“臭阿公！”葛荔又急又羞，两只小拳头雨点般擂在他的肩膀上，效果却如捶肩，美得老爷子呵呵直乐。

一向低调做人的齐伯于陡然间抛出一大通为商之道，着实把鲁俊逸砸晕了。

齐伯走后，鲁俊逸面对观世音，心绪渐渐冷静，耳边再次响起齐伯的声音：“……他维护的不只是他自己的尊严，也是生意的尊严，大米的尊严，还有老爷你的尊严！老爷，无论何时，做人，做生意，都要适可而止，贪心不可起啊！”

贪心？是的，是自己起了贪心。俊逸这也想到几个月前，茂记已在彭伟伦的四处截击下无路可走，是挺举力挽狂澜，方才为他扳回一局。单此一功，什么都可忽略不计。

这样想定，鲁俊逸的心里坦然许多。

然而，他的坦然心态并未持续几日。

洋行是付现银购粮的，挺举那边把合同签订当日，洋行即打来一半银两，余款于粮船装讫后一次性结清。茂平仅以几人之力，在短短三个月内完败仁谷堂不说，又为茂记净赚六万块洋钿。洋钿入库时，照理说茂升钱庄的人都该欢天喜地才是，事实却是，上上下下，竟无一人现出笑脸。

入库完毕，大把头、库房把头、顺安三人各持所管账册，跟在老潘身后，到经理室向俊逸细禀银两及入库详情。

俊逸把三本账本尽皆翻到最末一页，瞄一眼最后的数字，见已核准，且有老潘的签字，笑道：“好了，细节我就不看了，有老潘核过就成！”取过笔，在大把头的总账上签好字，顺手把账册推在一边，看着几人，“咦，有银子入库，哪能一个一个黑丧着脸哩？”

几人面面相觑。

“老爷，”老潘迟疑一下，半是嘟哝，“该入库的，远不止这点儿呢！详情我问过了，茂记上下也全晓得了，这这这，十二万哪，老爷，上海滩上没有这般做生意的，任啥人也不能坏规矩呀！”

不用多讲，所谓“详情”定是顺安透露出去的。伍挺举出彩，茂记其他掌柜的脸上本就不好看，得知伍挺举竟然拱手送出十二万块洋钿，哪一个心里能不憋堵？

鲁俊逸不悦地白了顺安一眼，看向诸人，指向案上账本：“你们去吧，老潘留下！”

大把头等三人各拿账本出去，俊逸看向老潘：“老潘，米价事体是我定的，是我做的主，你可转告大家，谁也不可胡乱猜度，妄加非议！”

“老爷呀，”老潘不解了，“这事体叫我哪能解释清爽哩？洋人开价八块，是伍挺举自己降至六块，上海滩上任啥人也都晓得了，老爷哪能罩得住呢？再说，洋人又不是只与我们谈，洋人最先谈的是仁谷堂，林老板一开口就要价七块，后又涨到八块！老爷这去看看，就这辰光，人家的价牌上还标着一石七块五哩！”

“老潘呀，”俊逸苦笑一声，“死钻牛角尖做啥，我们这不是赚钱了

吗？”略略一顿，“我决定了，本月茂记拿出三千块银元，上下职员皆有奖赏，你弄个表册，按出力大小分发。发赏时，要让大家晓得，这些钱全都来自于茂平谷行！”

“使不得呀，老爷！”老潘固执道，“赚钱归赚钱，规矩却让他坏了！老爷呀，全世界里讲去，天底下哪有买家往上涨价、卖家往下降价的理？茂记上下无不议论，伍挺举这是在拿老爷的银子捞取他自己的名声哩！再说了，如果这般做生意也能受到老爷鼓励，我们的生意经往后哪能个念哩？其他掌柜，还有徒工，如果都去仿效，我们又哪能个约束哩？”

“这……”鲁俊逸语塞了。

“挺举的做法不可鼓励，请老爷三思！”

“晓得了。”鲁俊逸略略皱眉，“这事体先搁一下，去开两张庄票，一张十万两，归还润丰源本金，另一张开三千，做息银！”

老潘应声退出，不一会儿，拿进两张庄票。俊逸装进衣袋，坐上马车，抬腕看看辰光，吩咐车夫径投商务总会而去。

俊逸直上三楼，轻敲总理室房门，开门的果是查敬轩。

“查叔，”俊逸将两张庄票并排儿摆在桌子上，“一张是本金，另一张是息银。”

查敬轩端详庄票，收下一张，将另一张推回：“这哪能成哩？我是借给你的，不是贷给你的。再说，即使算息银，前后不过一个月，利息哪能介高哩？”

“小侄是按季结息。”俊逸又推回去。

“不成不成，”查敬轩再推过来，“借不是贷，月不是季，你这没规矩了。”

“查叔呀，”俊逸复推回去，“你不收，就是断小侄后路，叫小侄日后哪能个开口哩！也罢，这点小钱算是小侄孝敬，成不？”

“好好好，”查敬轩这才收起来，拉开抽屉，将两张庄票一并放入，笑道，“你一战成名，查叔收下你的战利品，也算是沾点儿喜气。”

“查叔，我……”俊逸以为他是说反话，声音有点惶恐。

“俊逸呀，”查敬轩却似没有听到，顾自说道，“你这一战，真正打出了我们甬商的威风呢！纵观此战，查叔可以送给你两个字，一个是狠，

另一个是彩！”

“查叔？”俊逸的语气愈加惶恐，头低下去。

“这狠，是狠狠敲打了彭伟伦，为我们甬商解了气，也为查叔解了气！这彩，是在洋人面前挣了彩头，往小处说，是为我甬商，往大处说，是为我华商，挽回颜面了！俊逸呀，想想看，洋行能以中文协议作最终解释，破天荒哪！”查敬轩讲至此处，语气激动，两个老拳头捏得紧绷绷的。

见查敬轩把话说到这里，俊逸才晓得他不是揶揄，而是真心赞赏，便长长地嘘出一口气，头也抬起来，看向这个很少激动的老人。

“俊逸呀，”查敬轩依旧神采飞扬，但拳头松开了，语气也渐趋平缓，恢复他的老成持重，“你收获的并不仅仅是上面两个字。此战从头至尾，一气呵成，一星点儿也不拖泥带水，堪称是经典商战哪。不瞒你讲，查叔是由头看到尾，几经曲折，峰回路转，看到关键处，真叫个提心吊胆，夜不成眠哪！呵呵呵呵，俊逸呀，尤其你用的最后一招，真正是彩中之彩！”

“最后一招？”俊逸怔了。

“就是将米价由八块直降到六块这一招呀！”查敬轩伸出拇指，“啧啧，不瞒你讲，开始，查叔是百思不得其解，一直琢磨到后半夜，才叫个豁然开朗啊！”

“查叔……”

“嘘！”查敬轩摆手止住他，“你先甬讲，听听查叔所解是也不是！”匀下气，“你用的是一箭三雕之计。这第一雕，继打倒彭伟伦之后，又在其背踏上一脚。彭伟伦先是压价至三块八，后又抬价至八块，你呢，以静制动，反其道而行之，一举击中此人七寸，让上海米界彻底明白何人才是掌控米市的巨擘，赢了生意呀！这第二雕，你给洋人上了一节道德课。洋人一向唯利是图，就晓得赚我银两，你用事实教育他们，在银子之外，中国人还有良心，还有道德心，且中国人的这个良心，这个道德心，是没有国界的。洋人到中国，只晓得赚黑心钱，中国人呢，却是实心实意赈外国人的灾，让他们扪心自问，自惭形秽去。这第三雕，你给洋人上了一节规矩课，让洋人明白，规矩并不是只能他们订，中国人

也是能订的！”说到这儿站起来，走到俊逸身边，两手按在俊逸肩上，重重点头，“你能豁出去十二万两银子为中国人长气，就冲这一点，查叔敬你！在查叔眼里，十二万算个屁！啥人敢在洋人面前如你这般直起腰杆子说话，查叔赏他二十四万！”

“查叔……”俊逸脸上发烫，欲言又止。

“俊逸呀，”查敬轩绕回去，重又坐在他的总理大椅上，“是查叔低看你了。不瞒你讲，查叔原来以为你不过是通点洋务，靠几个粤人发家致富而已，实在没想到你是骨子里有血气，心窝里有慧气，这手腕子也有两下子啊。这桩事体，莫说是查叔做不出来，即使你雪岩叔在世，怕也得伸出大拇指哩。”

“查叔，”俊逸面色涨红，“您老……夸错了。”

“哦？”查敬轩略略一怔。

“唉，”俊逸长叹一声，轻轻摇头，“查叔这般看重此事，小侄是既欢喜，又有愧啊。”

“你这讲讲，哪能个事体？”

“不瞒查叔，”俊逸托出实情，“兹事体从头至尾，皆非小侄所为，而是由伍挺举一力策划，一手操办。没有他，小侄……唉，不说了。”

“伍挺举？”查敬轩显然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，“他是何人？”

“讲起此人，查叔也是见过的。丢豆子那天，老舅子玩我难堪，上去搀扶他的那人就是！”

“哦。”查敬轩似也忆起了，长吸一口气，脸色阴住，“此人是何出身？”

“和小侄一个镇上，书香世家，因进举无门，不久前才来投奔小侄，在茂平谷行里学伙计。”

“可喜可贺！”听到也是甬人，查敬轩存下的一口长气缓缓嘘出，脸上转喜，“我四明后继有人矣！俊逸呀，既是你的人，查叔也就放心了。遇到机缘，你就带他来这商会里转转，查叔亲手为他斟杯茶喝！”

“谢查叔栽培！”

查敬轩对挺举售米行为的意外解读和高度肯定，让鲁俊逸吃了颗定心

丸。从商会出来，鲁俊逸越想越高兴，一路直奔钱庄，通知茂记中除茂平之外的所有掌柜及茂升所有把头齐至客堂，将茂平谷行在大米之战上的所作所为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，要求茂记所有行铺向茂平看齐，任何人不得在背后妄加非议。

想到近日自己非议最多，又想到鲁俊逸不久前白他的那一眼，顺安由不得打个寒噤，觉得鲁老板这般兴师动众，这般肯定挺举，想必是针对他来的。

顺安心存郁闷，扯上庆泽喝通闷酒，到家时天已黑定。

见挺举仍旧坐在桌前看书，顺安坐在床沿上，迟疑一下，叫道：“阿哥！”

“阿弟，你喝酒了？”挺举放下书本，扭过来。

“嗯，”顺安应一声，“今朝银子全部入库，钱庄人人高兴，师兄拉我小喝几杯，没想到就喝多了。”

挺举起身，为他倒水，冲泡一些茶叶，递过来：“喝杯茶，解酒！”

“谢阿哥了！”顺安接过茶，却没喝，放在桌上，“阿哥，今朝鲁叔开大会，茂记所有掌柜和把头全都去了，只没见你。”

“开啥会？”

“表扬会，表扬你哩，说你一大堆好话。阿哥，这辰光你是上海滩上的大名人了！”顺安直盯挺举，表情极其复杂。

挺举取过铜盆，倒上热水，扔过来一块擦脚布：“呵呵呵，你是喝多了。洗洗脚，睡吧。”自己也在床上躺下。

顺安正在洗脚，外面传来脚步声，不一会儿，脚步声来到他们的门前，接着有人敲门。

顺安匆匆擦过脚，趿拉着鞋子过去开门，见是俊逸和齐伯，吃一惊：

“鲁叔！齐伯！”

二人进门。

挺举也从床上下来，躬身一揖。

俊逸在顺安床上坐下，望着挺举：“坐。”

挺举坐下。

俊逸打量一下房间，转对齐伯道：“齐伯，再腾个房间，家具配齐，

让他俩分开住。都是该娶媳妇的人了，得有点儿私密才是。”

齐伯应道：“老爷讲得是，我这就安排。”

顺安拱手道：“谢鲁叔体谅！”

“呵呵呵，”俊逸笑出几声，“挺举，晓迪，此番购粮，你二人功不可没，鲁叔此来，是要论功行赏呢。”

“鲁叔呀，”顺安也笑几声，嘴上如抹了蜜，“要是论功，您是最大。没有您支持，任啥人也蹦跶不起来。”又转向挺举，“是不，阿哥？”

“是哩。”挺举笑笑。

“呵呵呵，各有各的功劳，”俊逸掏出两个红包，看下名字，递给挺举一个，“挺举，来，你的功劳最大，这个归你！”

“我……”挺举伸手推过，“这还欠着鲁叔的账呢。”

“收起来吧。”鲁叔复塞给他，“这是奖你的，至于那笔老账，连本加息，鲁叔已经扣除了。”又将另一个递向顺安，“晓迪呀，你的账头清呢，几十万银子全经你手，听老潘讲，出账入账，均是丝丝入扣，一分一厘也没差错，真叫难得哩。拿住，这是鲁叔奖励你的。”

顺安鞠个大躬，双手接过。

发完红包，又扯几句闲话，俊逸起身走了。

顺安倒掉洗脚水，关上房门，迫不及待地打开手中红包，喜道：“天哪，一百块洋钿！阿哥，快看你的！肯定是两百吧？”

挺举将红包顺手扔到他床上。

顺安拆开，掏出一个纸头，目瞪口呆。

“发啥呆哩？”

顺安递过去那张纸头：“你看看！”

挺举接过，也是惊愕。

摆在他面前的是整整一千块茂升钱庄的庄票！

翌日晨起，挺举赶到茂平谷行，将庄票交给阿祥：“阿弟，把这庄票兑成洋钿，先扣掉送给麦小姐的十石米钱，再给大家每人发个红包，人均十块，出力多的，适当多点儿，出力少的，适当少点儿，具体由你酌情处置。你和马叔出力最大，你包五十，马叔，包一百。再拿出两百修缮门面及房舍。余下多少，按现价折作大米，记在天使花园账上，花园里早晚提

米，就从此账扣除！”

“阿哥，这钱是哪来的？”

“是老爷发的赏钱。对了，发钱时，要对大家讲明，老爷说了，无论何人，只要肯在谷行里好好干，老爷是不会亏待的！”

“这次赚大钱，要论出力，是阿哥出力最大！”

“呵呵呵，你搞颠倒了，”挺举笑道，“此番生意，出力最大、操心最多的是老爷。想想看，万一搞砸了，阿哥不过是卷行李走人，老爷得赔多少钱？”

“是哩是哩。”阿祥连声叹服，“只有老爷才长出这么个胆，完全放心阿哥。要是换作别人，即使满地滚着金元宝，怕也没那个种气去捡。”

“呵呵呵，这样想就对了！”

“可……阿哥总不能一分不拿呀！”

“拿了呀。”挺举笑了，“那十石米就是我头上的，折合六十块，我还借了老爷几十块旧账，一并折了，再就是折算给天使花园的米钱，不能由米店出，也得算我头上，全部算起来，你们哪个也没我拿得多哩。”

“这这这……”阿祥惊愕了，“天使花园是麦小姐的。没有麦小姐，就没有我们这桩生意，送给麦小姐的钱，不该由阿哥出呀！”

“这是两码子事体，”挺举拍拍阿祥肩膀，“好了，不扯这些。今朝没啥大事体，你在此地照看，我去天使花园转转。”

几天之后，齐伯就又腾出个房间，配了家具日用等物。挺举恋旧，仍住老房间，顺安喜新，美滋滋地搬去住了。

转眼就是腊月，年关将至了。一连几日，马振东都很兴奋，将阿祥分给他的大部分奖金购置了礼品，又把为数不多的家当整理一遍，打作包裹，而后兴冲冲地赶到十六浦，买了一张当晚回宁波的船票。

回到家时，已是午饭辰光。振东觉得肚皮有点饿了，正欲下楼去买吃的，听到楼梯在响。振东以为是挺举来了，开门迎接，目光撞上的却是俊逸，正一手提食盒，一手拎酒坛，一步一步地踏上阁楼。

振东怔了，站着没动。

自他搬入这个阁楼，这还是鲁俊逸第一次踏上他的门槛。

振东当门站着，定定地看着他。

俊逸直走上来。

“哟嗬，”振东乍乍地冲他说道，“今朝这日头是打西边出来哩，鲁大老板竟然也肯屈尊寒舍，给个酒鬼送酒来喽！”

“还不接着？”俊逸在楼梯口站定，微喘粗气，“绍兴女儿红，十八年陈哩。”

“这还用讲？”振东接过酒坛子，转身进屋，“你没到二楼我就晓得了。”

“是哩，”俊逸跟进去，往桌上摆酒菜，“不该在你这酒鬼跟前卖弄酒龄。”

“你倒来得及时，离开船这还有点儿辰光，我正琢磨寻啥人喝几盅哩！”

“我是刚刚晓得你要走，啥也不顾，立马赶来了。”

“钱行酒吗？”

“不，留人酒。”

二人坐下，举杯喝酒。

“阿哥，”喝过两杯，俊逸直入主题，“我晓得你是为啥事体。你想为挺举腾个地方，对不？你放心，挺举有地方去，我已决定让他去钱庄，那儿更需要他。谷行这里，依旧归你做。”

“不必讲了。”振东摆下手，“年关到了，我打定主意回家去呢。姆妈上年岁了，我……浪荡半生，也该回家尽份孝心。”

“阿哥，要是这说，我这做阿弟的也就没啥讲头，这为阿哥钱行。我在老家有几家行铺，全部送给阿哥。你可到茂昌典当行去寻董掌柜，我给他写过信了，我签署过的一应契约也都寄给他了，你可直接寻他办理交接。”

“这……”振东震惊了，“这不合适呀！”

“阿哥呀，”俊逸苦笑一声，“你我兄弟，没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。再说，这些店铺也不是送你的，是孝敬阿拉姆妈的，阿哥不过是替阿拉姆妈监管！”

“阿弟……”振东动容了，“这些年来，是阿哥错怪你了！”

“唉，”俊逸长叹一声，“是阿弟对不住阿哥，对不住姆妈，更对不住……”擦泪，“瑶儿她姆妈呀！”

“阿弟，你……你这些话，哪能不早讲哩？”

“我早就想讲来着，可……阿哥你从未给我机会呀，你不想听我讲，你……”

“阿哥对不住你了。”

“阿哥，过去的事体，甬再提了。阿哥能够浪子回头，这是福分。我已把阿哥近来的事体讲给姆妈了，姆妈交关开心哩。姆妈说，收到信那辰光，是她这生中最开心的辰光。”

“唉，是哩。”振东摇头长叹，“想想这些年，就如一场噩梦。阿哥一直活在梦里。得亏挺举这孩子呀，是他把阿哥一棒敲醒了！”

“倒想问问你，他那一棒是哪能敲醒你的？”

“这个呀，”振东盯住俊逸，诡秘一笑，“是我俩之间的事体，万不能讲的。阿弟，不管你爱听不爱听，阿哥这要讲给你一句闲话，好多事体上，你不如挺举。”

“是哩。”俊逸怅然，抬头望着他，“阿哥，我……我得告诉你桩事体。”

“讲吧，从今往后，我就有闲心听了。”

“我把阿秀接到上海了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阿秀这想请你过去坐坐！”

振东将酒盅朝地上一扔，扯起俊逸就走。俊逸朝他努下嘴，二人各提箱包下楼。俊逸的马车候在巷子口，二人坐上去，径投租界而去。

二人赶到阿秀宅院，远远望见阿秀守在院门处，正踮起小脚，朝巷子里张望。待二人走近，阿秀再也不顾其他，一头扑进振东怀里，喜极而泣：“阿哥……”

“阿妹……”振东也是泪出。

二人亲热够了，各自松开，一前一后回到客堂。

桌上早已摆满碗筷，阿姨忙不迭地将热在灶房蒸笼里的几道菜碟悉数端出，俊逸指着菜碟子道：“阿哥，来来来，这几道全是阿秀的拿手菜，